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魯齋遺書卷一至三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朱昕

謄録監生臣王宮

魯齋遺書　　別集類四元

提要

臣等謹案魯齋遺書十四卷元許衡撰衡有讀易私言已著録初衡七世孫壻郝亞卿輯其遺文未竟河内教諭宰廷俊繼成之嘉靖乙酉山陰蕭鳴鳳校刊於汴後復有題識云鳴鳳方校是書適應内翰元忠奉使過汴謂舊

本次第似有未當乃重編如左續得內法及大學中庸直解俱以增入舊本名魯齋全書竊謂先生之書尚多散佚未敢謂之全也故更名遺書蓋此本為應良所重編而鳴鳳更名者也首二卷為語錄第三卷為小學大義直說大學要略大學直解第四卷分上下上為中庸直解下為讀易私言讀文獻公揲著說及陰陽消長一篇第五卷為奏疏第六卷

亦分上下上為雜著下為書狀第七第八卷為詩樂府附錄二卷則像贊誥勑之類及後人題識之文其書為後人所裒輯無所别擇如大學中庸直解皆課蒙之書詞求通俗無所發明其編年歌括尤不宜列之集内一槩刋行非衡本意然衡平生議論宗㫖亦頗賴此編以存棄其蕪雜取其精英在讀者别擇之耳其文章無意修詞而自然明白醇正諸

體詩亦具有風格尤講學家所難得也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魯齋遺書卷一

元 許衡 撰

語録上

天之低以濁者又復清而浮地之裂以洩者又復凝而塡人物之歇滅萎敗者又復生息而繁滋比陰陽運氣泰而通則前日之混沌者復爲之開闢矣

天地陰陽精氣爲日月星辰日月不是有輪郭生成只是至精之氣到處便如此光明陰精無光故遠近隨日

所照日月行有度數人身血氣周流亦有度數天地六氣運轉亦如是到東方便是春到南方便是夏行到處便主一時日行十二時亦然萬物都隨他轉過去便不屬他

萬物皆本於陰陽要去一件去不得天依地地附天如君臣父子夫婦皆然

天有寒暑晝夜物有生榮枯瘁人有富貴貧賤風雨露雷無非教也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亦無非教也此天地

所以造化萬物日新無敝者也

長生長春如何長得春夏秋冬寒暑代謝天之道也如春可長亦不足貴矣南北東西是定體相對春夏秋冬是流行運用却便相循環一體一用

人生天地間生死常有之理豈能逃得却要尋箇不死寧有是理

凡言性者便有命凡言命者便有性

貧賤富貴死生脩短禍福稟於氣皆本乎天也是一定

之分不可求也其中有正命有非正命者盡其道而不立乎巖牆之下脩身以待之然此亦有吉凶禍福死生脩短來當以順受所謂莫之致而至者皆正命也乃係乎天之所為也非正命者行險僥幸行非禮義之事致於禍害桎梏死者命亦隨焉人之自召也

雲從龍風從虎氣從志龍虎所在而風雲從之志之所在而氣從之

慎思視之所見聽之所聞一切要箇思字君子有九思

思曰睿是也要思無邪目望見山便謂之青可予惟知故能思或問心中思慮多奈何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果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若人欲之萌即當斬去在自知之耳人心虚靈無槁木死灰不思之理要當精於可思慮處

或問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何如曰便是一以貫之又問理出於天天出於理曰天即理也有則一時有本無先後有是理而後有是物譬如木生知其誠有是理而

後成木之一物表裏精粗無不到如成果實相似如水之流溢出東西南北皆可體立而用行積實于中發見于外則爲惻隱爲羞惡内無不實而外自無不應凡物之生必得此理而後有是形無理則無形孟子所謂妄人者無此理何異於禽獸哉事物必有理未有無理之物兩件不可離無物則理何所寓讀史傳事實文字皆已往粗迹但其中亦有理在聖人觀轉蓬便知造車或觀擔夫爭道而得運筆意亦此類也但不可泥於迹而

不知變化雖淺近事物亦必有形而上者但學者能得聖神功用之妙以觀萬事萬物之理可也則形而下者事為之間皆粗迹而不可廢

仁為四德之長元者善之長前人訓元為廣大直是有理心胷不廣大安能愛敬安能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仁與元俱包四德而俱列並稱所謂合之不渾離之不散仁者性之至而愛之理也愛者情之發而仁之用也公者人之所以為仁之道也元者天之所以為仁之至

也仁者人心之所固有而私或蔽之以陷於不仁故仁者必克己克己則公公則仁仁則愛未至於仁則愛不可以充體若夫知覺則仁之用而仁者之所兼也元者四德之長故兼亨利貞仁者五常之長故兼義禮智信此仁者所以必有知覺不可便以知覺名仁也

五常性也天命之性性分中之所固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所行之道也率性之道職分之所當為

聖人以中道公道應物而已無我無人無作為以天下

才治天下事應之而已但精微之理聖人之能事也末二句疑有誤字

天運時刻不暫停聖人明睿所照見於無形非常人智慮所及者

先賢言語皆格言然亦有一時一事有為而言者故或不可為後世法或行之便生弊唯聖人言語萬世無弊雖有為而言皆可通行而無弊

凡為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己事如六經語孟中

我所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不合於六經語孟中便須改之先務躬行非止誦書作文而已

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物來不亂物去不留用工夫主一也主一是持敬也

東萊嘗云南軒言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客談論而他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纔有間斷便是不敬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已此持敬大略也

日用間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

耳目聞見與心之所發各以類應如有種焉今日之所出者即前日之所入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未嘗少差不可不慎也

庸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失以縱情極欲為孟已以存心養性為桎梏不喪德殞身而不已惟君子為能見微而知著遏人欲於將萌

二程以格物致知為學朱子亦然此所以度越諸子大學孔氏之遺書也其要在此凡行之所以不力只為知之不真果能真知行之安有不力者乎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只是要箇知得真然後道篤行之一句聖人教人只是兩字從學而時習為始便只是說知與行兩字不惑知命耳順是箇知字只是精粗淺深之別耳耳順是並無逆於心者到此則何思何慮不思而得也從心不踰矩則不勉而中

或問窮理至於天下之物必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辯此觧説箇窮字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此説箇理字所以然者是本原也所當然者是末流也所以然者是命也所當然者是義也每一事每一物須有所以然與所當然

不聽父命者則為不孝不聽君命者則為不忠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君父之命或時在可否之間設教者猶曰勿逆勿怠況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善何苦而

不受命乎

志伊尹之所志學顔子之所學出則有為處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為處無所守所志所學將何為

責得人深者必自恕責得已深者必薄責於人蓋亦不暇責人也自責以至於聖賢地面何暇有工夫責人見人有片善早去做學他蓋不見其人之可責惟責已也

顔子有之以衆人望人則皆可以聖賢望人則無完人矣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責已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已之惡喜怒哀樂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氣既不平則發言多失七者之中惟怒為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候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

忿氣劇炎火焚如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天地間當大著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已貧賤憂戚不可過為隕穫貴為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地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為匹夫不必耻當知古昔志士

仁人多少屈伏甘於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欣戚之有

凡事物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己的有不由自己的由自己的有義在不由自己的有命在歸於義命而已

世人懷智挾詐而欲事之善豈有此理必盡去人偽忠厚純一然後可善其事至於死生禍福則一歸之天命而已人謀孔臧亦可以保天命人能攝生亦可以保神氣自暴自棄而有凶禍皆自取之也

巧言令色人欲勝天理滅矣人但當脩心自理不問與他合與不合果能自脩天下人皆能合若只以巧言令色求合則其所合者可知矣

汲汲焉毋欲速也循循焉毋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日用事為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

禍福榮辱死生貴賤如寒暑晝夜相代之理若以私意小智妄為迎避大不可也

毀不可遽譽亦不可遽喜不可遽怒亦不可遽處人須

要重厚待人須要久遠顧歲晏如何耳一時一暫便動揺去從他做毀譽後段便難收拾

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不虞無故而致譽也無實而得譽可予大譽則大毀至小譽則小毀至必然之理也故聖賢得譽則無所致毀大名之下難處在聖賢則異於是無難處者務實而得名故也夫名美器也造物者忌多取非忌多取忌夫無實而得名者

聖人是因人心固有良知良能上扶接將去他人心本

有如此意思愛親敬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聖人只是與發達推擴就他元有的本領上進將去不是將人心上元無的强去安排與他後世却將良知良能是斲喪了却將人性上元無的强去安排裁接如雕蟲小技以此學校廢壞壞却天下人才及去做官於世事人情殊不知遠近不知何者為天理民彝似此民何由嚮方如何養得成風俗他於風化人倫本不曾學他家本性已自壞了如何化得人

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人之失宜就心上言葢人之初心本自無惡特以利欲驅之故失正理其始甚微其終至於不可救仁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亦未嘗不愍其昏暗無知誤至此極也故議之必從始失之地言之使其人聞之足以自新而無怨而吾之言亦自為長厚切要之言善迹既著即從而美之不必更求隱微主為一定之論在人聞則樂於自勉在我則為有實驗而又無他日之弊也

善惡消長善少惡多則善其善而不敢攻其惡善多惡少然後敢攻治病亦然痼疾之人且當扶護元氣為主聖人於門弟子教養之際亦如此

教人使人必先使有恥無恥則無所不為既知恥又須養護其知恥之心督責之使有所畏榮耀之使有所慕督責榮耀皆非所以為教也到無所畏不知慕時都行不將去

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則小民

親於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後世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此五者禍亂相尋只是人倫不明故致如此且如大舜處頑嚚傲三者之間孜孜如此只是人之大倫合如此故無怨尤愛之則喜而不忘惡之則勞而弗怨人只於此處明得然後盡得人道

事親大節目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中致愛致敬尤急所以孝只是愛親敬親兩事耳天子之孝推愛敬之心以及天下亦惟此二事為能刑於四海固結人心

舍此則法術矣其效與聖人不相似父母在不遠遊為子者恃血氣何所不往但父母思念之心宜深體當以父母之心為心

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夫婦長幼朋友亦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此天倫也茍無學問以明之則違遠人道與禽獸殆無少異

自古及今天下國家惟有箇三綱五常君知君道臣知臣道則君臣各得其所矣父知父道子知子道則父子

各得其所矣夫知夫道婦知婦道則夫婦各得其所矣三者既正則他事皆可為之此或未正則其變故有不可測知者又奚暇他為也

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抵以情勝理以恩奪義惟剛正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

兄弟同受父母一氣所生骨肉之至親者也今人不明義理悖逆天性生雖同胞情同吳越居雖同室迹如路

人以至計分毫之利而棄絶至恩信妻子之言而結為死怨豈知兄弟之義哉

凡取友必須趨向正當切磋琢磨有益於已者若乃邪僻卑汙與夫桑佞不情相誘為非者謹勿近之

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虚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耳不能日益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于百人千人則在我者可量也哉

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有見不到或撰文字有所未工以至凡在已者或有未善人能為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虛心而納之果有可從則終身服膺而不失其或不可從則退而自省也

講究經旨須是將正本反復誦讀求聖人立言指意務於經内自有所得若反復誦讀至於二三十遍以至於五六十遍求其意義不得然後以古註證之古經訓釋不明未可通曉方攷諸家解義擇其當者取一家之說

以為定論不可汎汎莫知所適從也

誦經習史須是專志屏棄外物非有父母師長之命不可因他而輟

閲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乃子史之折衷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罸罪合於律令格式者為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為不當諸子百家之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為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為非以此吏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

閱史必且專意於一家其餘悉屏去候閱一史畢歷歷默記然後别取一史而閱之如此有常不數年諸史可以備記茍一史未了又雜以他史紛然交錯於前則終日不能得其要領又必讀左傳當參以史記讀史記當參以前漢書葢閱史全要有法不可不知

看史書當先看其人之大節然後看其細行善則效之惡則以為戒焉所以為吾躬行之益徒記其事而誦其書非所謂學也

凡立論必求事之所在理果如何不當馳騁文筆如程試文字捏合抑揚且如論性說孟子却繳得荀子道性惡又繳得楊子道善惡混又繳出性分三品之說如此等文字皆文士馳騁筆端如策士說客不求真是只要以利害惑人若果真見是非之所在只當主張孟子不當說許多相繳之語

宋文章近理者多然得實理者亦少世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宋文章多有之讀者直須明著眼目

論古今文字曰二程朱子不說作文但說明德新民明明德是學問中大節目此處明得三綱五常九法立君臣父子井然有條此文之大者細而至於衣服飲食起居洒掃應對亦皆當於文理今將一世精力專意於文鋪叙轉換極其工巧則其於所當文者闕漏多矣今者能文之士道堯舜周孔曾孟之言如出諸其口由之以責其實則霄壤矣使其無意於文由聖人之言求聖人之心則其所得亦必有可觀者文章之為害害於道優

孟學孫叔敖楚王以為真叔敖也是寧可責以叔敖之事文士與優孟何異上世聖人何嘗有意於文彼其德性聰明聲自為律身自為度豈後世小人筆端所能模倣德性中發出不期文而自文所謂出言有章止在於事物之間其節文詳備後人極力為之有所不及可知無聖人之心為聖人之事不能也

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字其放曠不羈誠可喜身心即時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竟是如何果能終身為樂乎

果能不隳先業而澤及子孫乎天地間人各有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為者不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曰飽食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人之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艶麗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理誨人力挽之不能回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慎乎

或論凡人為詩文出於何而能若是曰出於性詩文只是禮部韻中字已能排得成章葢心之明德使然也不獨詩文凡事排得著次第大而君臣父子小而鹽米細事總謂之文以其合宜又謂之義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謂之道文也義也道也只是一般

陽貨以不仁不智刼聖人聖人應得甚閒暇若他人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或不能禦其勃然之勢必不得停當聖人則辭遜而不卑道存而不亢或曰孟子

遭此如何曰必露精神

老氏言道德仁義禮智與吾儒全別故其為教大異多隱伏退縮不肯光明正大做得去吾道大公至正以天下公道大義行之故其法度森然明以示人雖然三代以前人忠厚篤實必不如老氏所說老氏衰世之書也其流必變詐刻薄知老氏之所長復知老氏之所短可也後世澆薄不如三代篤實或可以老氏濟之如文帝子房之所為是也

老氏以道德仁義皆失然後至於禮禮為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又謂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孟子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又謂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非老氏所見之智也孟子開口便說仁義葢不可須臾離也道指鴻荒之世又謂上德不德皆所見之異不必槩舉

莊子好將來大見趨及義理粗淺處徹說得不知大小無邊際緘縢得深密教人窺測不著讀此等書便須大

著眼目與看破休教被他瞞了引了

五帝之禪三代之繼皆數然也其間有如堯舜有子之不肖變也堯舜能通之以揖遜而不能使巳之無丹朱商均湯武遇君之無道變也湯武能通之以征伐而不能使夏商之無桀紂聖人遇變而通之亦惟達於自然之數一毫之巳私無與也

春秋上下二百餘年其間人材有一節一行之可稱者固難以指而數若夫宏碩之器明敏之識端實之行正

大之議論未嘗不相望於世今試舉其材美之著者言之如齊之鮑叔管仲晉之舅犯先軫郤克趙衰宋之華元楚之子文蔿賈秦之百里奚鄭之子産吳之季札此數輩者皆足以尊主而庇民皆足以捍災而制變皆足以繼絶世興治平若較之三代王佐之才固未可同日語若求之漢唐全盛之際未見出其右者

高祖自有取天下才量如推車子須是自推得六七分別人扶領二三分雖陡峻處都行得若全推不得全仰

别人平地上也行不得況陡險乎諸功臣但輔翼之也躡足不悟後大害事

方楚漢爭雄之時能使沛公激發天下之大機括者誰歟三老董公説之以三軍素服共誅楚之弑義帝者順德逆德之辭昭然與日月爭光人心稍知義者其從順去逆已如此决擇矣董公之説又豈蕭何文墨議論之比以子房號為軍師帷幄之間亦未見有此大計當時仗義而東西天下為之響應者董公力也

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見得真當時只以復漢討賊為當然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歸之天而已只得如此做便是聖賢之心常人則必計其成敗利害也

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予之聰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首出庶物表正萬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娱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昃不暇未明求

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知其為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為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為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則其說所由來也遠矣

為人君止於仁天地之心仁而已矣

凡人之情敬慎於憂危惰慢於暇豫惟聖人不如此堯舜只兢兢業業無已時憂危暇豫處之如一一日二日萬幾何得惰慢程子謂慎獨可以致王道初未然之徐

而思之不如此不能行王道蓋功夫有間斷故也以太宗之英明猶於此不能如兩漢文帝光武敬慎終身然聖學不足以成就之惜哉

有家有國所以立適嗣無所爭者出於無為而分定故也如走兎在野人競逐之積兎在市過而不顧此之謂分定

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惟人事在天道亦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日為光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遠於君則

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也古人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刑人亦然恩威豈可使出於已使人知恩威出於已是生多少怨敵其危亡可立待也故月星皆借日以為光及近日却失其光此理殊可玩索

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

也

革人之非不可革其事要常先革其心其心既革其事有不言而自革者也

凡天倫如父子兄弟夫婦長幼禮應如法不可妄意增損簡易者略之細密者過之皆非也禮者人事之儀則天理之節文聖人之於儀則節文乃所以當然者不可易也

禮只是箇敬之節文不可令人後來有悔心亦不可使

已有悔心故曰已辭者猶可受已與者不可奪饋獻亦然

聖人感人心天下和平聖人和順積於中發之為禮樂禮樂之本在是古人所以作樂寓情性風化於其中非為鐘鼓之鏗鎗也小雅盡廢四夷交侵禮壊樂崩不能固結人心人心無所係屬元氣虛損邪氣乘之以入三百篇古樂章也與後世樂章大異尤足見古人敦本業厚人倫念念在是未嘗流于邪僻也傷人倫之廢哀刑

政之苛禮樂廢故也

先王設學校養育人材以濟天下之用及其弊也科目之法愈嚴密而士之進於此者愈巧以至編摩字様期於必中上之人不以人材待天下之士下之人應此者亦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哉雖得之何益於用上下相待其弊如此欲使生靈蒙福其可得乎先王設學校後世亦設學校但不知先王何為而設也上所以教人人所以為學皆本於天理民彝無他教也無異學也

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司徒之職教以人倫而已凡不本於人倫皆非所以為教樹之君以立政謹此教也作之師以立教教以此也先王皆本于人心之所固有不强以其所無有故人易從而風俗美非後世所謂學所謂教也文公小學四書次第本末甚備有王者起必須取法

任用人材興作事功自己已有一定之見然不可獨用己意則排沮者必多吾事敗矣稽于衆取諸人以為善

然後可堯之禪舜也以聖人見聖人不待三載之久而後知也當一見便知之然而不敢以已之見便以天位付之必也賓於四門納於大麓歷試諸艱使天下之人共知之四嶽十二牧共推之若不出于堯之意也然後居天位理天職人無間言後世稱聖後之任用人材立事功者皆獨出已意憲宗淮蔡功成而裴中立不得安于朝矣況大于此者乎

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繁也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而已

古人謂得士者昌自用則小意正如此夫賢者識治之體知事之要與庸人相懸隔葢十百而千萬也布之周行百職具舉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用或已知其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復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能進退之徒曰知人而已

生民休戚係於用人之當否用得其人則民賴其利用失其人則民被其害自古論治道者必以用人為先務用既得人則其所謂善政者始可得而行之以善人行

善政其於爲治也何有
大聖大賢本末具舉極其規模之大盡其節目之詳克
勤小物而後盡於大事降此一等亦豪傑之士然舉其
大則遺其細盡其小則昏於大材具稍大便不謹細行
所以有材大便踈之語謹於細小者多不識大體不能
謀大事用人者宜知之後世功名之士到禮樂制度便
進不去葢到此稍細密亦精力有所不及故須别用一
般人物

傳記中人材傑然可觀以道理觀之只是偏才聖人則圓融渾全百理皆具古今人材多是血氣用事故多偏聖人純是德性用事只明明德便自能渾成不偏

恐害已者必思所以害人也豈知利人則未有不利于已者也至于推勘公事已得大情適當其法不旁求深入是亦利人之一端也彼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為心謂之陰德予曰不然履正奉公嫉惡舉善人臣之道也有違于此則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

反害之顯不能逃於刑賞幽不能欺於神明顧陰德何有焉

每臨事且勿令人見喜既令人見喜必是偏於一處隨後便有弊蓋喜悅非久長之理既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便是得中

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

天地間為人為物皆有分限分限之外不可過求亦不得過用暴殄天物得罪於天

或問天變曰胡氏一說好如父母嗔怒或是子婦有所觸瀆而怒亦有父母別生憂惱時為子者皆當恐懼脩省此言殊有理天變常有無應時此何理也

天下事常是兩件相勝負從古至今如此大抵只是陰陽剛柔相勝前人謂如兩人角力相抵彼勝則此負此勝則彼負但勝者不能止于其分必過其分然後止負

者必極甚然後復各不得其分所以相報復到今不已若三代盛時分別君子小人各安其分所以大治後世不及也

魯齋遺書卷一

魯齋遺書卷二

元 許衡 撰

語錄下

心之所存者理一身之所行者分殊

為惡者氣為善者是性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若能明德都總了盡心知性

靜時德性渾全要存養動時應事接物要省察

知其性是物格盡其心是知至也先知其性然後能盡

心非盡其心而後知其性

問朝聞道夕死可矣曰聖人之道也

問一元之氣變於四時在人亦然人生四變嬰兒少壯老耄死亡先生曰此是邵先生所言豈止人萬物皆有四變

貪字有合貪有不合貪讀書窮理學聖賢做底是合貪聲色臭味發於氣人心也便是人欲仁義五常根於性道心也便是天理

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物來不亂物去不留用功夫主一也主一是持敬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天賦以德性虛靈不昧人皆有之所以物我皆得求之即與之所得深淺厚薄分數在人而其始本同是理一也雲行雨施是施恩澤也在乎理主乎氣者是命也不在彼來求取與不與在乎天天者君命也此說分殊也

心統性情者也性者心之體情者心之用也

人於患難間只有箇處置放下有天之所為有人之所為合處置者在乎人之所為以有義也合放下者在乎天之所為以有天命也先盡人之道義内省不疚然後放下委之於命也

浩然之氣所以當養者蓋説不動心由於無疑懼而惟浩然之氣乃是集義所生心無愧怍内省不疚自無疑懼不是强排遣

人與天地同是甚底同人不過有六尺之軀其大處同

處指心也謂心與天地一般又曰天下事只有二不是自巳事便是他人事學者當先巳後人成巳成物是也人將好物綾錦段子收斂入庫藏若遇支出來的却是元收斂入去底好物怎生支出陳穀爛麥來在人學亦然

問邵康節先生詩云欲要為男子須要十分真須要先了身曰十分真者盡其本然之性學到真實無人偽是先了身者大學所謂明明德是也

問樂善所以樂天也貧賤患難不憂所以知命也曰天賦與萬物無不盡善譬若父母養育幼子少與飲食衣服多與飲食衣服皆是愛惜固是嗔責教訓使之成人亦是無不是底父母無有錯了的天自古老天造化豈有錯了處只有人錯了天與富貴福澤教人行善天與貧賤亦教人行善是天降大任之説若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順性一於為善此是樂天者也樂天者樂性中之善也知命者是天道流行之命不

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知有天命不敢違雖得貧賤患難亦不為憂可謂以順受也樂天便是知命知命便能樂天此説君子之事也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人之事也

問開物成務傳云物凡物也務事也開明之也成處之也事無大小不能明則何由能處曰此是聖人之事也在大學開物是知也成務是行也非但開發自己要開發他人只要開發得是

問窮神知化曰聖人之事也在大學窮神是知也知化是行也窮盡天地神妙處行天地化育之功

問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傳云精義積也致用施也曰精微義理入於神妙到致用處是行得熟百發百中

可以為萬世法者當學孔子雖學不至亦無弊也

象數莫過於邵先生義理莫過於程先生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在大學所謂物格知至也是知到十分善處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

天也在大學所謂意誠心正是也行到十分善處也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謂奉承而不違也常存養其德性而發為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情不使少有私意變遷夫如是乃所以事天也或夭或壽一聽天之所為不敢有二心此則盡心知性之功至脩身以俟之則事天以終身此之謂立命也

率性便是循理循理便是率性又曰聖賢以理為主常人以氣為主

小學内明父子之親此篇言凡為人子為人婦幼男與未嫁女子皆當盡愛盡敬不敢自專事親之道也

天下皆以陽者為天為君為夫陰者為地為臣為婦陽尊而先下求於陰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夫先乎婦者合乎理也其在下陰求乎陽止有二焉一則為臣在遭難中不能自保者一則童蒙求師發蒙者除此皆不可言求也

人處貧富貴賤如天之春夏秋冬天行春夏令人有春

夏衣服天行秋冬令人准備秋冬衣服冬裘夏葛即其義也天有命人有義雖處貧賤富貴各行其當為之事即義也只有一箇義字都應對了隨遇而安便是樂天知命也

問學者當學顔子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學得不錯須是學顔子曰從自己身上用力克己復禮是矣

人欲分别人之是非須先用等秤稱盤自己所憂處是孔子所謂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

改是為這幾件為憂所樂處是孟子所謂父母俱全兄弟無故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是為這幾件為樂如此得同然後能辯人之是非也常人雖有父母昆弟俱存不似如此樂自已差謬處極多怎辯得他人是非

問常人求進務要在人之上先生曰清者宜在上濁者宜在下豈不見水清在上水濁在下雖撓之不分清濁不多時必又清者在上濁在下更有易見者天清在上

地濁在下

合虛與氣有性之名虛是本然之性氣是氣禀之性又曰仁義禮智信是明德人皆有之是本然之性求之在我者也理一是也貧富貴賤死生脩短禍福禀於氣是氣禀之命一定而不可易者也分殊是也又曰性者即形而上者謂之道理一是也氣者即形而下者謂之器分殊是也

禍福死生脩短雖有一定之分然其中有正命有非正

命正命者盡其道而不立乎巖牆之下脩身以俟之乃天之所命非人所為非正命者行險僥幸桎梏而死乃人所自取非天所命也

人稟天命之性為明德本體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與堯舜神明為一但衆人多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本性不得常存或發出一件善念便有被氣稟物欲之私昏蔽了故臨事對人旋安排把捉未臨事之前與無人獨處却便放肆為惡故中庸教人存養省察蓋不睹

不聞之時戒慎恐懼以存之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之須臾離道此所謂致中也存養之事也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者一念方動之時也一念方動非善即惡惡是氣稟人欲即遏之不使滋長善是性中本然之理即執之不使變遷如此則應物無少差謬此所謂致和也省察之事也

問克已復禮此一句有似閑邪存誠先生曰也似

為人臣者常存心於君以君心為心承順不忘顧國家

之事都得成就即是至公心可謂仁也於自巳為臣之分各有所當職常保守其分不教虧失可謂義也為人子者常存心於父以父心為心顧一家之事都得成就即是公心可謂仁也於自巳為子之分各有所當職常保守其分不致虧失可謂義也仁義之心不存非臣子之道也或曰此即是心之所存者理一身之所行者分殊否先生曰便是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都知得痛癢方是仁也

格物是知底頭誠意是行底頭又曰醉者不是本性是亂性

問一心可以宰萬物一理可以統萬事先生曰是説一以貫之

問推己及人恕也以己及人仁也曰推字譬之身上有些ㄑ痛從上至下遍身尋覓捉著所謂推己猶自用工夫仁者便知身上痛癢處不須尋覓

問不遷怒曰是聖人境界之事也如何便到得且自忿

思難為始

問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曰膽欲大者勇於義也心欲小者事事謹慎也智欲圓者知者樂水如水之周流無凝滯齊人歸女樂膰肉不至孔子行見幾而作是也行欲方者如君止於仁臣止於敬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各得其所止之道

天下皆有對惟一理無對一理太極也堯舜君天下所命也德為聖人所性也故曰故大德者必受命受命天

也賢不肖人也然賢可學而命不可必

思慮未萌鬼神莫測鬼神無形而思慮尤無形

每事須要成人之事在已者雖不得可也今人只是成

已雖稍知自克終不能克也只要成已事他人事雖壞

了不恤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成已便成物

聖人所為又全别

茅愈鋤治愈旺不治三年則塞死物有此理人之心力

亦然心常思則義理出力常運則百事可作

天下有道行有枝葉天下無道辭有枝葉愚謂有道則人皆脩行無道則行實既不克必脩飾言辭聖人所謂巧言鮮仁者與

前人謂得便宜事莫得再做得便宜處不得再去休說莫得再只先一次已是錯了世間豈有得便宜底理汝既多取了他人底便是欠下他底隨後却要還他世間人都有合得底分限你如何多得他便宜萬無此理愚鄙之人妄意尋便宜處做是無義命也又人道得便宜

是落便宜實是如此所得便宜無幾而於天理人心欠闕不可勝道天理也不容汝人心也放你不過外面事不停當反而求之此心歉然於義理所欠多矣如何得安稍能自思自反者此理不難見也其反報甚速大可畏也可為愛便宜者之戒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志於仁則事有本故能立人而不仁如禮樂何禮樂無所措矣無本不立

臨卦大象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教之使知道

理容養保護使之安樂父母之於子不過是矣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以此臨民其有不安者乎

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忠與愛當如此乃可世間只兩事知與行而已誨之使知勞之使行其忠愛無窮焉愛焉而勿勞則驕易流於惡忠焉而勿誨則妄行犯於過咎反有害乎忠愛矣為子為弟者當知父兄所以忠愛之道

天下人類中有出衆者便是第一人如碁博亦有國手

但不是大義中第一人似此等類何足效

同人于宗吝同人于野亨同人于宗同者幾人則其所失者多矣所以孤立無援人要與天下人同何必同宗伯牙子期豈所謂同人者耶同人于宗所得益少或有乖異便失所同如孔子溫良恭儉讓與聞國政天下翕然相從桓魋之害叔孫之毀蓋一二耳不害其大同也伊洛諸先生有同人于宗之弊其氣類同者則推尊標榜無所不至其不同者則擯斥不能合謂其同者皆善

類不同者皆惡人也寧有是理此所以百年孤立嘗有仇敵惜哉聖人不如此出門同人同人于野中間有三五箇違悖不合離棄者不能為多助之害當知此

堯知舜可禪矣知之審矣然不敢遽以天位授之者諸人不能知之也不能知之遽授之必不安必反害舜故歷試諸艱使之主事而事治使之主祭而百神享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百揆時序烈風雷雨弗迷然後以大位與之人不得而間也使堯以言喻諸人未必信也示之

以事則不言自喻矣毀人有過譽人亦招過衆座上譽一人衆或不平謂其不舉揚我之長而譽他人也毀譽可不慎乎伊洛諸君子以其毀同道過當而蔑視諸人故獲罪于人堯之授舜以位未嘗譽之也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人有寸長喜人稱道可以得衆必欲責備然後稱之所失多矣無求備於一人孔子所以稱周公與人不求備書贊湯之德如此宜知毀譽之機

天地間當大著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己貧賤憂戚

不可過爲隕穫貴爲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地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爲匹夫不必恥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於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忻戚之有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金朝政如此有販黜之命亦必鼓吹不爾謂之怨上然一旦有土崩之勢忍於叛上而不顧也惟先王能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使人感戴無已臣子除授有不願者聽其自便宋朝政如此

其不行於臣下似難看然顛沛之際不忍叛其上守節死義不顧也德與刑其效如此之異君人者當知之無為法家之所惑也

觀之初六曰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先生曰此豈大人長者所宜觀者

小畜是陰畜陽柔畜剛婦畜夫臣畜君别於密雲而已終不雨也雨則反常上九既雨既處是合和而尚德載無德不可居也婦雖貞猶厲月幾望君子征凶陰疑於

陽到此更進則凶矣垂戒甚深到此極難處大人君子亦不濟也

天下事大抵只是陰陽剛柔相勝前人謂如兩人角力相抵彼勝則此負此勝則彼負但勝者不能止於其分必過其分然後止負者必極甚然後復各不得其分所以相報復到今不已故大易取象如大壯則止遯則退此君子尚消息盈虛者也有深意存焉康節詩此意思甚多大壯時便當知止遯時便當知退則無過咎矣大

壯而不知止則失其壯遯之時不知退則凶陰方長與之力爭必凶且如大風暴雨得巖龕避過可也天怒尚可避況人惡何不可避遯之時義大矣哉鼉能護砲兩人相角能避其鋒乃勝遯之義類甚多

孔子不通於時只為欲尊君父當時魯三家晉六卿齊田氏僭逼如此孔子之道不能行也故筆之於經或曰六卿之徒陵僭如此後嗣如何有國享數世何也曰在二氏說便别在吾道只得言理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

器盜斯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斯伐之矣當時禮法廢壞上下如此故小人乗時奪取之君子不得也

臨之象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君子之於小人當知所以教導之容保之如父兄之於子弟子弟雖不善父兄詎忍棄絶之必也教導容保之而已只為君子不能容小人小人便陷害君子教思無窮之義大矣教之亦多術矣然必先容保之乃能教之不然以法治小人未有能勝者也然亦非天道坤西南得朋隂方也乾

之道無不包坤則止於西南而已如君父夫無不親也臣子妻各有職分便有他管不著處在臣子妻地位而專擅衆務逆道也待遇小人當知愛之誨之有惻隱之心是非之心知之端也只是知其是非而已不是要揀擇出不收拾羞惡之心義之端也為其可羞惡而已亦非棄絶之也只是以惻隱之心為主便能教思無窮容保無疆

御吏接物只是愛敬兩字工夫人事君親亦然無這兩

箇字羞惡是非辭讓皆無所措

人要寛厚包容却要分限嚴分限不嚴則事不可立人得而侮之矣魏公素寛厚及至朝廷事凜然不可犯也所以為當世名臣今日寛厚者易犯威嚴者少容於事業之際皆有病

說趨競曰此上之人有以召之也上之人喜於政柄在手能進退人沾沾自喜曰我為其成就此事已得其名人得其利及天下人翕然趨之却無所措置所以一人

得進百人生怨政柄是造命之所君主當專之人或竊之不祥莫大焉作福作威豈凡人所專者景帝謂田蚡曰卿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此凶道也作福作威凶害隨之必不得已在此地位一切當歸之君主如王者用刑賞亦曰天討有罪天命有德猶歸之天如何竊威福之柄為已私乎宜限以辟舉之法不稱則罪舉主以革趨競之弊

易四爻近君六四便順九四便不順知為臣之不可專

也九五六四便順六五九四多凶理如此也

草木到秋精氣展盡裏頭縮故風霜亦摇落之人精神耗散故疾病侵之到德行虧時便患難及之人若德行充實雖遇禍患不害也禍患自外來中間充實無受患處如何有害孟子有浩然之氣只是德行充實裏頭縮一分外面侵一分福自内積禍由外來人當積實無虧欠人有召禍之由則凡物皆能為祟難防備

福自内出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禍自外至不仁

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其理甚明當體認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伊川傳理甚詳民志不定天下之爭未已也古時公卿大夫以下位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脩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已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以治後世自庶士以至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趨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雖英明之君有不得而理者矣

此趨競之風不可遏其君子則志欲無厭其小人則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嘗謂中國之俗必土著有恒產使安其居樂其俗土田種樹父子兄弟嬉嬉於田里不知有利慾之可趨也民志一定則治道可行也孟子說王道便說明君制民之產使足以仰事俯育其旨深矣後世之人豈必皆無恒心以安其分限亦上之人區處不明有以驅之也

論語說操存涵養處多孟子說體驗充擴處多

或人託梯媒求進曰今日用人者只是五六等人得進用汝在此五六等數中予在則得進不在則不濟也其人遂止所謂得進者預私行賄權勢相臨母黨妻黨昵近効力吾無勢以臨之雖固託之亦不濟也今日豈有道義相親者予豈有以才德為用者乎

世間事一壁靜便能一壁動俱動則困憊隨之且如平地行不困沙裏行便困是如何只為舉足時所立處不穩故也人行事只要一壁極靜故動而不困人精力要

使在當用處於不當用處用了殊可惜也且如人能提精力都在拳頭上射弓時精力都在指爪上精力所在期于必中苟能移此精力于所當用則聖人賢者之地為不難也

横渠教人以禮使學者有所據守程氏教人窮理居敬然横渠之教人亦使知禮之所以然乃可禮豈可忽耶制之於外以資其内外面文理都布擺得是一切整暇心身安得不泰然若無所見如喫木札相似却是為禮

所窘東知與行二者當並進

堯舜桀紂皆有好惡有用舍有舉措但堯舜好忠良所用皐夔所舉十六相紂所好奸邪所用廉來所舉皆凶類下及士君子與學者所好惡趨舍亦皆然君子小人之所以分在此知而為之是不仁不知而為之是不知所以君子必務學要知義理之所在舉措趨向之際可不慎乎

禹平水土契敷五教稷播百穀子孫皆有天下天之報

施如此是皆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於天有功故天之報施如此後世法術功利與異端之教賊天明亂聖法行之者殃及其身於子孫福澤無有也而恠誕之士繼踵不絶以欺世惑衆如武帝凡誅數人而來者猶不止可哀也謬妄如此而後世猶惑之可哀也士君子當以聖道為心有補于天地生靈斯可矣不然亦天地鬼神之所不與也其受禍非不幸也法術如申商縱横如儀秦兵法如孫吳欺誕如方士惑亂如

異端皆非所以為學也君子慎所學
坎不盈衹既平无咎言人到憂患時如水還未流得滿
然後行過去少間流既滿過去不得所以要弘毅堅重
如舜事瞽叟只得竭力供子職負罪引慝而已到底豫
時是坑坎才滿然後流得出天下事到行不得處皆如
此寸步也進不得只得動心忍性以待不敢急躁到見
幾而作不俟終日時却便不得如此浚井完廩皆不敢
稍怠不敢少違到不告而娶却便自處聖人行事皆當

其可易此則悖義傷教不可勝言

頑字最不好頑到合忍時却便成了大事如舜事父母與待其弟非堅忍負重安得如此之久敏字最好然有不合敏處亦多敗事大抵百行皆用當其可得以成事此聖門所以汲汲要格物致知不然則仁慈禮讓孝友恭默亡國敗家者皆是也可不務乎大抵聖賢成事只是將好惡黜陟殺生予奪布擺得是上下順理桀紂只是布擺得差了其心亦不欲至覆宗絶祀也

安處善樂循理世間要安樂無如此者晦翁以此釋富而好禮欲求安欲求樂無如此者舍是或有可茍安者不旋踵憂危及之矣人能循理為善則與天為徒雖君父命令亦有不必從者葢時少有誤也惟天理善道豈有差誤豈有誤人者哉政恐信之不篤積之不實若能積久物無不動事無不行令事有不能行者物有不信化者只是不曾積實釋氏有所謂如意寶珠有所欲為無不如志此正指德性而言天理在是善道亦在是茍

於此焉真積力久其所欲爲無不如志者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每事是實理無一點人僞間雜安得不樂書生入大學以工課不及人受人薄賤及一旦趕上人便寛行大步下得一盤好碁贏了人猶快活况此真實道理應事接物一切如志其樂爲如何哉

反身而誠是氣服於理一切順理而行氣亦是善豈有損於其間强恕而行是氣未服順理當西而氣於東必勉强按服必順於理然後可也

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件件事至誠惻怛做將去其心安其氣舒俯仰無愧其樂可知此天下廣居也

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事為之際或遠於理氣未得平必勉强其氣以從於理人之不善未合於理亦在容恕未庸遽與之爭也在事必勉强在人必容恕苟在事不能强於為善在人不能容其未善則吾之仁遠矣故能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所謂萬物皆備於我試以斯二

者體之則世間何事不備於我在君臣為義在父子為仁無不可者正所謂如意寶珠也反身而誠是氣與理合為一强恕而行是氣與理未合須是用力按服他至功深力到則與反身而誠一矣

或謂人依道理行多不樂故不肯收斂入來放曠不循法度却樂多只於那壁去了以故為學近理者少而多喜於自恣放言自適如李太白諸詩豪皆是也此何故曰天下只問是與不是休問樂與不樂若分明知得這

壁是那壁不是雖樂亦不從也如大家有諸子一子服田力穡以堂搆為已任一子荒縱飲宴市樓若論樂與不樂力田之苦誠不如市樓之樂為其父祖者愛力田者乎愛荒縱者乎使誠知服田力穡之為樂無窮也則於荒宴不肯一朝居矣彼誠不知耳茍能知之必不如是也所以大學要致知

或問道學之目不可如此標榜所以多謗議曰不然此二字庸何傷道也學也天下之大事也但問上之人好

尚如何耳賤工末技一日崇尚尚且掀然於天下況聖
人大公至正之道以此為學庸可議乎
紂天命未改只得為君一日天命改便是獨夫天地陰
陽人物都是如此精氣行到他處便得為君為長到去
了却只是匹夫人有人神所在處不敢犯亦猶是也古
法能按摩人血氣使去疾病如人能參天地贊化育代
天工以成天下之務到此胷懐眼目真是大
學仙長年一說世所決無決不可得世間萬事有樣子

可做只此無樣子古仙者不可見長年者亦無有看誰做樣子今富貴者見有樣子其所以取富貴者又皆可學可倣倣然終身盡智力有不可得況僥幸無可倣倣者乎

張侯論為世所貴則張禹之學過於蕭望之韋賢輩何晏集諸家之書則又賢於禹然視其所為乃爾則聖人之道當真知當踐履當求之於心章句訓詁云乎哉

南軒意於行字上責得重謂人雖能知不能行也程門

取人先論知見次乃考其所為伊川自少説話便過人常言人專論有行不論知見世人喜説某人只是説得行不得正叔言只説得好話亦大難好話亦豈易説吕原明謂二公遠過衆人者皆此類

先儒説出體用嘗謂孔孟未嘗言此及子細讀之每言無非有體有用者如忠告而善道之忠告體也善道之用也雖有善為説辭者無忠告之心則不可雖有忠告之心不能善道之則犯於訐直不能入又如居上不寛

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寛敬哀其體也體立而後用行無此三者則夫所行之得失與夫繁文末節皆無足觀矣如周子太極邵子先天圖等書皆是這箇體面程子謂學者當以論孟為本論孟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聖人所以作經之意必有定見然後沛然無所疑非後世牽合勉强所可擬也程子於論孟中反復致意其旨深矣有本有文有體有用聖人之言無所偏滯傳之萬世無弊先儒讀書精察見聖人立言之意

天理不可誣聖言不可忽非是聖人姑為一等繩墨之語約束人天命人心當然之理不容已也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貴賤位矣在上者必尊之然後事可得而理為君長敬天地祖宗鬼神為百執事敬事君長此不易之理也舍此便逆便不順令有人曰無天地鬼神無君長父兄尊在我而已雖極力自尊終必敗亡葢無從你自尊之理祖宗以來傳授到你須有祖考神靈在上如何得從你自尊如三家僭越當時自尊如此

不旋踵為家臣所制而三桓子孫微矣君父豈可不尊公室豈可削弱公室弱則無所依以自存其為不智甚矣不智便不仁便無君父無長上自尊便敗亡

明道詩四時佳興與人同謂四時運行都於興況濃處行將去人厭寒便思煖處行如要長養要收成要閉塞要發達都於興況濃處行其景色亦然人於四時之氣其興況亦自新自新不窮其意味誠可樂也又不能私於一已聖賢樂處如此

世俗有名利之說子路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踈於利也顏子無伐善無施勞不求名也晦翁謂施勞如張大其功勞者然則二子豈名利所能動者乎道不同不相為謀今與貪名利者游而曰吾於名利非所好豈能相為闕 與世踈闊矣

先生作室或顧役者曰以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其煩勞若是因謂老氏貴簡靜亦是厭繁文末節之多也平日觀周家制度何其細碎若是先生曰不如是易

象恒雜而不厭惟其雜陳於前故無厭數古人簡古亦行不得八索九丘亦是黄帝以來行不得底且如老氏之清淨無欲謂民自正民自化在今日視之只自家口管不得更説甚理天下他也立官府有統權者聚斂者有設施者其餘節目甚多所謂清淨無欲已自行不得至如山林枯槁之士亦豈能久於其所天地二氣相推遷故恒久到今日隨時變易以從道也

羊肉之美者也亦不能單食之必雜以菜蔬鹽酪乃可

久食古今恒久之道只如此不如此皆偏滯者也讀伊川恒卦注脚看來亦漸無著落凡物興盛時是下面人捧擁裏面人和睦相推尊故興令彼下面漸無人尊信裏面人自不相信不相推讓此是衰謝氣象易下卦屬內凡物在下者皆屬內每興造功業者皆由下起由內順此理皆然

韓文公原鬼雖義理未當亦見其不惑神怪高出諸人遠甚世豈有所謂仙人武帝詔書自悔其狂悖可知也

人寄天地間每有生死變較大故以為異要之亦常事也一消一息常理如此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能文之士必蔽彼將天地間文理都於紙上布擺成文則事物之當文者所闕多矣甚至於不識父子之親愚謬不可勝道天地間文理物物有之此多則彼少自然理也

唐宋科目甚多詞賦一科為四六者設經生多不能此因設此一科既及第便掌誥命入金馬玉堂故因之相

尊尚焚香禮進士撤幕待經生天下翕然歸之後來於此科取人材多出將相由用四六起人於富貴尊榮士多用心故此科轉盛

繫辭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言非必格言至論也但與彼同心則其臭便如蘭聖莫如堯舜周孔然其言難與庸夫愚兒道或嗤鄙戲慢至市井俚諺同心則必愜意入耳矣天下之言無美惡但此與彼相投便其臭如蘭道不同則不相為謀矣

堯典一篇只四件事一明德二愛民三用人四處變自稽古帝堯至黎民於變皆明德事也自乃命羲和以下皆敬授人時事也授時不可緩此愛民之至情也先儒只說天象非聖人定書意也明德愛民二事君道之大綱也如四時纂要只是順時育物而已命羲和只是如此四岳謂胤子朱啓明帝謂嚚訟可乎又共工方鳩僝功帝謂靜言庸違象恭滔天此是堯知人用人處丹朱必俊辯共工必材幹常人論人所見只是俊辯材幹便

是人才堯不如此却只於言行上考察言忠信行篤敬此聖人取人法也楊國忠理財賦人十日不能了巳一日了之此其材為如何然大悮天下處乃在此堯以其子不肖故求天下之賢聖禪以天位付以天民此豈常人所能而堯能之此所以為大聖人到事行不得處須看道理順天命常人便用智力聖人則一順天命

因霜降曰天道二氣此一氣消縮彼一氣便發達此一氣來彼一氣必往無俱往並發之理陰氣方長陽便伏

又嚴霜以肅之使陽氣必伏

元者善之長也先儒訓之為大徐思之意味深長蓋不大則藩籬窘束一膜之外便為胡越其乖隔分爭無有已時何者所謂善大則天下一家一視同仁無所往而不為善也二小兒同父母兄弟也或因小事物相惡罵即呪其爺娘令死不知彼父母亦我父母也其愚如此與世人何以異世人只顧已便宜與否不恤他人也他雖死喪患難不顧也已安而已矣安知所謂大之一字

彼得所則已亦得所矣

或言有一兵衆辱其尉尉欲怒一老胥即止之曰是必有故尉當自思尉怒即觧凡人無故為人辱者必我有可乘之隙也我無舋也人不敢易也君子求諸已

金欲悔宋之和遣使以必死辱高宗高宗不動徐拒其使曰聞卿北方名家何必乃爾殊不動聲氣金伏其機使我必蹈而高宗處之若此其過人遠矣

才之不可以已或饋生雁長鳴欲飛不能也有志無才

故也聖人稱才難不其然乎人貴有才如何惡人欲害善人只為善人疾他惡人故致如此聖人說不如此故曰疾之已甚亂也又謂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

天地只是箇生物心聖人只是箇愛物心與天地心相似百端用意只是如此禮樂刑政皆是也刑法家說便不如此便失了聖人本心便與事物為敵一切以法治之無復仁恩

後世臣子諫於君只說利害若如此以利害相恐動則利害不應時都不信了或者於上前說旱災可畏稅課害人為害不細後皆無損再有便難說後來雖因此壞了天下也說不得唐懿宗為諫驪山事曰彼叩頭者何足信此其驗也人只當言義理可與不可當與不當且如天道福善禍淫有時而差是禍福亦不足信也顔之貧天跖之富壽人豈可為跖之惡豈可以顔之貧夭喪其為善之本心乎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人只得當於

義理而已利害一切不恤也

兩剛則不能相下兩柔則不能相濟物理是如此陰陽亦如此事之初智勇者相合相資事既定則相忌到後來勇與怯者合智與愚者合又兩雄難並居久則忌卓茂為大傅理應如此功臣多難全不知時也

夫子哂子路為國以禮其言不讓大抵禮不是強生出來束縛人只是天理合有底行將去後世所謂禮近於法束縛禁忌教人安行不得非聖人所謂禮也子路不

因人情之所固有便要硬做將去堯舜之治天下因人情而已非有所作為也三代以後人材多是硬做如孔明尚不免聖人不如此

唯仁者宜在高位為政必以德仁者心之德謂此理得之於心也後世以智術文才之士君國子民此等人豈可在君長之位縱文章如蘇黃也服不得不識字人有德則萬人皆服是萬人共尊者非一藝一能服其同類者也

兩物相依附必立一箇做椿主動也靜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以靜為主内外也上下也本末也皆然無物不相依附者辨方正位體國經野是正外以正内也今夫席不正不坐事其大夫之賢友其士之仁外面檢束使不致不正這是從外以及内却有由中以正外如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後家齊此内外交相養也亦必相輔成德然必以心為主

養老須酒食之精者老人宜少食精粹不宜多食粗糲

葢氣弱而不服糲食故也古人於飲食必謹慎氣體係焉不得不謹食不飽則氣不充氣不充則體為之弱古人以養老為大事

教之一字為人倫生如本末字為末設源流字為水設而後世皆通用之教之一字亦猶是也學者當知教之所自不知學之所以設則差之豈但千里之遠哉

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所以觀為子也此意大抵為父道有闕為子者當始終敬慎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

謂孝矣在三年時方以惻怛哀慕為心不暇改也此以仁字為主三年喪畢視其所闕徐而正之以合於義此以義字為主天地間事如四時五行各有一件為主其他皆相輔以行每事須觀在何時便當以一件為主其作文題目亦如此又曰德性用事則自然所施中節非有安排做造人欲用事則當哀而不哀當改而不改學者但當杜絶私蔽無害德性則所處皆得其宜

德行是學問中大節目不可須臾離也聖人言論句句

是尊德性有一失墜萬事隳敗如道千乘之國便不說制度如何只說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洪範九疇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便下敬字貌言視聽思便次五行其次纔數七者聖人與天道於此可見以此知大節目與天地同流顔淵問為仁之目夫子告以視聽言動而已凡人行事大乖忤大和合利害成敗無非在於氣槩容色之間於此少有忽焉則禍有不可勝言者朱子謂脩身之

要為治之本寔在於此或曰論性非所急此不知者也文之一字後世目詞章為文殊不知天地人物文理粲然不可亂也孔子稱斯文也豈詞章而已矣三代聖人立言垂訓皆扶持斯文者也君臣父子五教人文之大者也下至事物皆有文人有事不順者曰錯了既曰錯是文理差舛故也既文理差舛則事不成矣先天圖俱相對六十四卦是三十二對如乾坤是也三百六十四爻是一百九十二對如潛與亢對見與飛對夕惕與或

躍對夕惕是憂危或躍是勇敢如棟橈棟隆老夫女妻老婦士夫藉用白茅至慎也過涉滅頂至不慎也甘節苦節不節若節若則嗟若與安節之類皆是也世間只有一箇感應大事小事雖秋毫未嘗無對人為不善便有凶禍相對

德不孤必有鄰處事接物只要於德性上發出不要氣血為主既是德性上發出則無不善此既善則彼善亦應無所往而非善德不孤矣一有不善於血氣上發出

則彼亦動其血氣以不善相應淪胥於凶禍而不悟也未有我為善而彼以不善報之也感應之理如此

先生言德性用事物欲不行能隨時變易以合於道在楚漢時便能為子房伎倆在孝文地位自能寒心銷志恭儉淵默幾致刑措

天賦與之德性父母生之體髮百骸完具物理皆備令而暴棄則不肖悖天逆理為甚令者尊長有所賜與心敬而受之寶而藏之至如果肉不敢棄核與骨則人之

所受於天地於父母者至貴至靈有不可形容者反慢而易之不知顧惜是何心哉弗思爾矣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又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此孝子仁人之心也人當知所本當知所尊敬

或一篇文字將前世敗而成功者說了又將勝而輕敵以致敗亡者說其文雄贍讀者稱嘆以成為敗之理信如此不知幾千年中有此數事耳大抵皆勝而成敗而

亡者也湯武以來皆是也讀者不究所以然便以為真如此苻堅一敗塗地以敗而亡者皆是也皆當究所以然之理無為一時文章所惑

許世子事歐公論只是法吏斷手非聖人意也又論傳不可信不然或無所據如傳所云聖人書之為萬世慮也其防微杜漸有功于世多矣孟子謂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慮其流弊之害世也當求聖人意是如何

為人君止於仁天地之心仁而已矣麟鳳為羽毛鱗介

之長中國夷狄君子小人俱要得所隋煬遼東還見市人尚衆而訝此豈君人者耶故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堯舜文武事天事祖宗事親禮文嚴敬非是聖人作為勉强在理當如此凡在上者清在下者濁天氣清明日月星辰燦然文理光彩人面目清明皆萃焉又且日日洗滌人在萬物之上故靈明鳥獸便汙濁非聖人妄意欲如此整肅天道人事當如此大人君子自當嚴敬豈

可如小人之為褻瀆也

春秋大一統在天下尊王在國尊君在家尊父這三件起來便治這三處失位便亂在人身尊德性德性用事便治才性用事便亂聖人汲汲說忠信孝悌仁義只是為這幾處說

說知命不是術數家言命亦非二氏福孽之命是天之所賦盡力行去至於死生禍福貧富壽夭委之於天而已當其可為而為於其不可為而止不必問今歲如何

明歲如何假令今歲命快或無可為之事當如何

魯齋遺書卷二